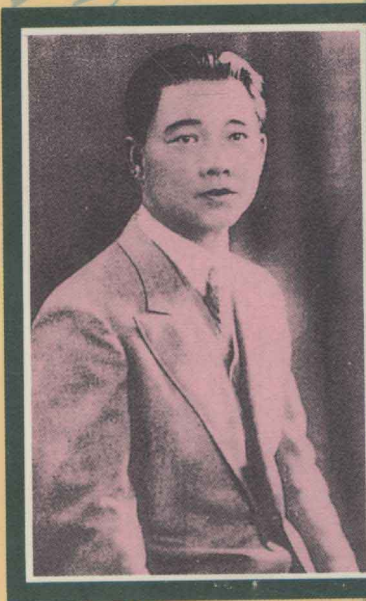


陳木杉 著

從  
山  
電  
史  
料

觀  
抗  
戰  
時  
期  
的  
蔣  
汪  
因  
係

宋  
晞  
題  
簽  
密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陳木杉 著

從  
山  
電  
史  
料

觀  
抗  
戰  
時  
期  
的  
蔣  
汪  
凶  
係

宋晞題簽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從函電史料觀抗戰時期的蔣汪關係／陳木杉著.--初版-- 臺北市：臺灣學生，民84；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15-0672-9 (精裝)

ISBN 957-15-0673-7 (平裝)。

1. 中國 - 歷史 - 民國26-34年(1937-1945)

628.5

84001238

從函電史料

觀抗戰時期的蔣汪關係(全一冊)

著者：陳木杉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發行人：丁文生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四六六八號

電話：三六三四一五

FAX：三六三六三三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印刷所：常新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板橋市翠華街八巷一三號

電話：九五二四二一九

精裝新臺幣四四〇元

定價 平裝新臺幣三八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初版

62805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15-0672-9 (精裝)

ISBN 957-15-0673-7 (平裝)

## 自序

蔣中正先生和汪精衛先生是民國史上，兩個重要的歷史人物。從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逝世至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汪精衛公開投敵的十三年時間裏，他們由於共同的利益和主客觀的條件，時分時合，先後有五次合作和分裂。蔣、汪的五次離合現象，對中國近現代史、中國國民黨黨史和中華民國史的發展曾產生過重要影響。作者試圖以《從函電史料觀抗戰時期的蔣汪關係》為題，希望經由台灣地區第一手的《汪偽資料檔案史料》，進一步研析對蔣、汪在抗戰時期上百封往返函電史料中，就兩人對抗戰時期的國民參政、對日宣戰、國際宣傳、焦土抗戰、福建事變、國際聯盟、共產黨人、人事任免、廬山談話會與政府官員等關係問題的看法加以闡述舉例，進而對蔣汪在抗戰時期分合的原因、經過及其性質作一探究。最後期盼海峽兩岸能共同進一步開放《汪偽資料檔案史料》，供國人研究。本書得以順利付梓出版，承蒙宋師旭軒賜予題封與悉心指導及台灣學生書局的鼎力支持，於此一併致上由衷的感謝。

陳木杉 民國八十四年元月十五日

謹誌於斗六雲林技術學院

# 從函電史料觀抗戰時期的蔣汪關係

## 目 錄

|                          |    |
|--------------------------|----|
| 第一章 緒 言                  | 一  |
| 第二章 研究動機與方法              | 七  |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七  |
|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 一一 |
| 第三章 歷史學界對蔣中正、汪精衛的研究與評價概述 | 一五 |
| 第一節 對蔣中正先生的研究與評價概述       | 一五 |
| 第二節 對汪精衛先生的研究與評價概述       | 二三 |

第四章 抗戰時期的蔣汪關係(一) ..... 六三

第一節 蔣汪與首屆國民參政會關係 ..... 六三

第二節 蔣汪與對日宣戰問題之關係 ..... 一八

第三節 蔣汪與國際宣傳問題之關係 ..... 四六

第四節 蔣汪與焦土抗戰問題之關係 ..... 七三

第五章 抗戰時期的蔣汪關係(二) ..... 九五

第一節 蔣汪與福建事變問題之關係 ..... 九五

第二節 蔣汪與國際聯盟問題之關係 ..... 一九

第三節 蔣汪與共產黨人問題之關係 ..... 五三

第四節 蔣汪與人事任免問題之關係 ..... 六六

第六章 抗戰時期的蔣汪關係(三) ..... 八九

第一節 蔣汪與江西廬山談話會關係 ..... 八九

第二節 蔣汪與戴笠鋤奸工作之關係 ..... 三四

第三節 蔣汪與高宗武對日外交關係 ..... 四四

第四節 蔣汪與社會史家陶希聖關係 ..... 九〇

|     |              |     |
|-----|--------------|-----|
| 第五節 | 蔣汪與雲南主席龍雲之關係 | 四一七 |
| 第七章 | 結 論          | 四四九 |
|     | 引用及參考資料目錄    | 四五五 |

## 第一章 緒 言

蔣中正和汪精衛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兩個重要的歷史人物，從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孫中山先生逝世至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汪精衛公開投敵的十三年時間裏，他們由於共同的利益和各自的際遇，時分時合，先後有五次合作和分裂。①蔣、汪分合大致如下：第一次分合，是在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三月孫中山先生逝世至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五月汪出走法國為止。第二次分合，大約是在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四月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六月。第三次分合，大約是在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七月至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二月一日。第四次分合，大約在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一月至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二月。第五次分合，大約是在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三月至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止。

蔣、汪的這種離合現象，對中國近現代史、中國國民黨黨史和中華民國史的發展曾產生過重要影響。筆者試圖以《從函電史料觀抗戰時期的蔣汪關係》為題主要希望經由第一手的「汪偽資料檔案」②進一步研析、比對蔣、汪在抗戰時期上百封往返函電史料中，就二人對抗戰時期的內政、外交、政經建設、戰略戰術等的看法加以闡述舉例，進而對蔣汪在抗戰時期（約第四、五次分合）離合的原因、經過及性質作一探究，以就教於海峽兩岸史學界同行。



• 從電史資料觀抗戰時期蔣汪關係 •

並藉此促使兩岸能進一步開放公佈《汪偽檔案》史料，供國人研究，使真理愈辯愈明，最後以還中國現代史本來面貌。<sup>④</sup>

註  
釋

① 王關興：〈蔣介石、汪精衛五次離合的緣由和性質〉，《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第一期，頁九一—九八（一九八九年出版）。

② 經筆者多年來的蒐集研閱所知，關於〈抗戰時期汪精衛致蔣總裁函電〉計有七十二封，〈蔣總裁致汪精衛函電〉有六十封，合計約有一百三十二封，皆收錄在《汪偽資料檔案》，由法務部調查局資料室（舊廬資料室）藏，以毛筆及鋼筆原件為主，是當今除大陸南京第二檔案館所藏「汪偽檔案」以外，此乃研究抗戰時期蔣汪關係史第一手珍貴史料，也是研究抗戰史，不可或缺之史料。

③ 關於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原名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即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成立於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六五年四月始改今名。該館的主要收藏是民國時期各個中央政府機構及其所屬機構的檔案，時間包括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迄國府撤退來台。該檔案館收藏史料以國民政府統治的二十二年間最多，自一九八〇年起，該館正式對外開放，茲將有關大陸地區「汪偽國民政府機構檔案」目錄列舉如下：

汪偽國民政府機構檔案

| 全 宗 名 稱      | 全 宗 號 | 案卷數量  | 全 宗 名 稱 | 全 宗 號 | 案卷數量 |
|--------------|-------|-------|---------|-------|------|
| 汪偽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 | 二、〇〇六 | 二四二   | 汪偽交通銀行  | 二、〇三〇 | 七七〇  |
| 汪偽政府系統       | 一三    | 八、四二六 | 汪偽教育部   | 二、〇七八 | 四九   |
| 汪偽國民政府       | 二、〇〇二 | 一、八九六 | 汪偽國立圖書館 | 二、〇六七 | 四三   |
|              |       |       | 汪偽司法行政部 | 二、〇四四 | 八三二  |

| 全宗名稱                                                                                                                                                                             | 全宗號                                                                                                                                 | 案卷數量                                                        | 全宗名稱                                                                                               | 全宗號                                                         | 案卷數量                                      |
|----------------------------------------------------------------------------------------------------------------------------------------------------------------------------------|-------------------------------------------------------------------------------------------------------------------------------------|-------------------------------------------------------------|----------------------------------------------------------------------------------------------------|-------------------------------------------------------------|-------------------------------------------|
| 汪偽行政院<br>汪偽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員會<br>圖書專門委員會<br>汪偽敵產管理委員會                                                                                                                                    | 二、〇〇三<br>二、〇〇三<br>二、〇六六                                                                                                             | 一、七九八<br>一三九                                                | 汪偽司法部<br>汪偽最高法院華北分院<br>汪偽實業部<br>汪偽實業部農林署<br>汪偽實業部林墾署<br>汪偽實業部第八區林墾示範農場<br>汪偽實業部上海商                 | 二、〇六八<br>二、〇五五<br>二、〇一二<br>四一七<br>四一八<br>二、〇七一<br>二、〇七二     | 二八四<br>二八一<br>二五二<br>四三<br>一二<br>一九<br>九四 |
| 汪偽內政部<br>汪偽警政部<br>汪偽外交部<br>汪偽僑務委員會<br>汪偽財政部<br>汪偽財政部關稅署<br>汪偽海關總稅務司署<br>汪偽財政部關稅稅則委員會<br>汪偽華中鹽業公司<br>汪偽中央儲備銀行<br>汪偽中央儲備銀行分支行處<br>汪偽中國銀行<br>汪偽賑務委員會江<br>西臨時辦事處<br>汪偽立法院<br>汪偽軍事委員會 | 二、〇〇一<br>二、〇〇九<br>二、〇〇六<br>二、〇〇六<br>二、〇〇六<br>二、〇〇六<br>二、〇〇六<br>二、〇六五<br>二、〇七三<br>二、〇四一<br>二、〇四二<br>二、〇二九<br>二、〇二六<br>二、〇〇八<br>二、〇〇八 | 一、三三一<br>三三八<br>二、八八九<br>七九一<br>四、二二六<br>三二八<br>一、四八一<br>一九 | 汪偽郵政總局<br>汪偽郵政儲金匯業局<br>汪偽社會福利部及社會部社會運動指導委員會<br>汪偽賑務委員會<br>汪偽經理總監部（署）<br>汪偽清鄉委員會<br>汪偽黨務、軍事、財政、金融機關 | 二、〇七四<br>二、〇七五<br>二、〇七六<br>二、〇七一<br>二、〇七二<br>二、〇七三<br>二、〇七四 | 三、七二三<br>一〇五<br>四<br>二〇二<br>九四            |

〔轉引自〈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簡介〉，頁一三〇—一三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七期，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出版）〕。反觀台灣地區研究汪偽歷史的學者並不多，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於民國七十年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較具代表性外，其他有關〈汪偽資料檔案〉可能分散在〈大溪檔案〉、〈國史館〉、〈中央黨史會〉、〈外交部〉、〈法務部調查局〉等單位，未能公開供學者研究，殊為可惜，吾人期盼為駁正大陸學界曲解民國歷史與抗日戰史，非開放檔案，鼓勵國人研究不可。



## 第二章 研究動機與方法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湯恩比於史學研究中，論及處理一國的歷史，指出兩大重點：第一，沒有一個國家的歷史，能由國內一切事務的變化，來說明一切。歷史的造成，不是單獨由於國內的力量，而是由於更廣泛的因素，特別是外在的關係。第二，由於這種廣泛因素所形成的單獨事件，一定要在全體的、綜合的、通盤的衡量下，才能瞭解這些單獨事件的演變和意義。

這位英國著名的歷史家又指出：在任何歷史研究中，要瞭解某一特定人物，在某一特定事件中所表現的行爲，一定要把他對方的行爲和反應，以及在行爲時所處的全面環境和綜體情況，鑑衡至當，否則無法得其要領。

我們討論抗戰時期的中國（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就要本此精神，有此認識。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即受外來列強的壓迫。研究中國歷史，如不體認這點，就無法知其底蘊。不平等條約使列強損害了中國在政治、經濟、司法各方面的主權。這不平等條約直到第二次大戰後期，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由英、美與中華民國締結平等新約後，方告完全

取消。

在中國的國際關係上，日本、蘇俄、英國是三大剋星。這三強侵略中國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欲損害中國，攫取特權的目的，則並無異旨。

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日本爲中國的對敵，明槍交戰，壁壘分明。蘇聯的情形不同。蘇聯名爲中國的朋友，事實上祇是利用中國抗日，來防禦其東方的敵手——日本。同時趁機扶植中共，赤化中國。佯結爲友，實爲內敵。但自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蘇聯和日本簽訂中立協定以後，中蘇關係，破綻立顯。所以一九四一年是關鍵性的一年。

一九四一年一月，中共公開反抗中央（國民政府），新四軍在蘇北作亂，叛跡顯然。同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珍珠港。蘇聯認爲日本的命運，已經註定，必爲美國擊敗。因之，蘇聯不必再依靠蔣委員長所領導的「舊中國」，而全力支持以毛澤東爲首的「新中國」。蘇聯所企求的，不是統一的中華民國，而是赤化的蘇維埃中國！

日本進襲珍珠港以後，英美與中國結爲盟邦。英國在遠東作戰，目的爲保持固有帝國主義的利益，英國迄一九九七前仍保有香港。美國對遠東並無殖民地主義的野心，但以美英傳統歷史關係，尤以所持的遠東政策，往往桴鼓相應，所以中國對美國也無法完全放心。加以戰時民族主義的高潮澎湃，沒有一個國家爲保衛獨立自由，而對外作戰時，能容忍另一外力的壓迫或干涉！

我們一刻不可忘記：抗戰時南京有以汪精衛爲首的偽政權。中央政府爲消滅這偽政權，自身一定要保持獨立自主的立場和國權。有一次，周恩來親口對季辛吉說：「蔣介石先生具

有堅強的民族自尊心。」毛澤東對日本的一個政客訪問團也說到：「蔣先生是一位愛國者。」這種由蔣中正先生在戰時領導全民，發揚蹈厲自尊自主的精神，在我們研究戰時中美關係時，特別在檢討史迪威事件，和馬歇爾使華調解國共問題時，必須牢記在心，不可或忘。

在國際間打交道時，欲把盟國的「友誼勸告」和「政治干涉」劃分清楚，十分為難。自美國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公佈了中央情報局在海外的一切秘密活動後，我們殊覺觸目驚心，回想美國於戰時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不能一概認為心地純善，一無他意。

研究歷史的第二個重點，就是在研究個體時，必須體驗全體的局勢和發展。我們不能見樹不見林，我們以手指指望月亮，眼光應集中在月亮，而不能集中在手指。如祇望手指，而不望月亮，不但見不了月亮，連自己的手指，也覺茫然迷目了！

這個比喻，可適用於我們討論抗戰時期的中國。戰時中國最先關切的，是軍事第一，勝利為先。除此之外，都為次要。以軍力和物力言，中國實非日本之對手。祇是因為中國有堅苦卓絕的賢明領袖，能領導全國，萬眾一心，抵抗到底，獲致勝利。但在作戰時，任何政府，難以討好人民。征兵要求人民的生命，徵糧要奪人民的生計，怎能博得萬家歡心！

這種瞭解戰時全般情況的前題，在討論每一特定問題，或某一特定人物時，必須先有體會。因為歷史事實，祇有在全面局勢的範疇中，才能顯出其意義，也祇有在具體敘述的事實中，才能體驗歷史的真諦。一九三七至四五年的戰時中國，其最要目的，是不屈不撓，與盟邦並肩作戰到底，決不中途妥協。在這八年之中，中國艱苦備至，危險百出。但政府立場，堅定如一，貫徹始終。我們知道堅強的領導，為政府抵抗外侮唯一的先決條件。政府戰時措



施，無法盡如人意。但爲贏得勝利，一切瑕疵，當難苛責！

我們知道戰時欲實行民主，實非其時。譬如組織聯合政府，無論結果如何，勢必減削戰時中國政府所必需的堅強領導中心。當一所房屋著火時，最要緊的，如何撲滅火燄。決不容許大家商量，議論盈庭，勸告救火的首腦，如何掌握或大家分掌水管，或討論這救火機，是否該上些機油！

歷史是連貫的，無法一刀兩斷。但爲瞭解其中變化過程，不妨分別時期，予以斷代處理。

一九三七至四五年，是中國抗戰時期。一九四五至四九年，是中國復員時期。中國抗戰勝利，是一九三七至四五年的獨特表現，也是中華民國的輝煌成功。一九四五至四九年，中國復員戡亂工作，未能悉如人意，導致失敗，咎有攸歸。但於此，我們仍不能不記住湯恩比的所說：一國的歷史，不能自免於外力的影響，同時研究某一事件，不能不聯想到其他有關一連串的事件，互爲依伏，相爲表裡。研究一個人的行爲，不可不同時研究對方的行爲和反應。真理不能在某一單獨個體中存在，一定要在全體綜合的局勢中，通盤觀察，方能得其全盤真相。

祇有在個體研究和全般瞭解的深度檢討和衡量中，我們才能體驗一切變演的真相，才能爲歷史作一公正的交代！

基於上述研究歷史，必須掌握(一)、內在與外在關係(二)、單獨與整體事件之關係，筆者多年來努力蒐集抗戰時期之史料，在偶然的機會蒐集研閱「汪偽資料檔案史料」其中數百封係第一手之函電史料；更有上百封是蔣中正先生與汪精衛先生兩人往來之函電史料，爲使抗戰